

霍韬晦文化思想论集

走出死亡

霍韬晦 著




Beyond the Death

人对生存的执著，其实是源自对死后的无知
只有超越生死，超越无常，才是绝对的快乐

霍韬晦文化思想论集

走出死亡

霍韬晦 著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走出死亡/霍韬晦著.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

(霍韬晦文化思想论集)

ISBN 978-7-300-11658-7

I. ①走…

II. ①霍…

III. ①死亡—研究

IV. ①B845.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0)第023148号



霍韬晦文化思想论集

走出死亡

霍韬晦 著

Zouchu Siwang

出版发行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中关村大街31号

邮政编码 100080

电 话 发行热线:010-51502011

编辑热线:010-51502017

网 址 <http://www.longlongbook.com>(朗朗书房网)

<http://www.crup.com.cn>(人大出版社网)

<http://www.ttrnet.com>(人大教研网)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鹏润伟业印刷有限公司

规 格 160×230 mm 16开本

版 次 2010年3月第1版

印 张 15.25 插页2

印 次 2010年3月第1次印刷

字 数 105 000

定 价 24.8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别为我哭泣

——为逝者作

霍韬晦作词

别为我哭泣，我已无求。
茫茫天地里，我们难得邂逅：
感受真的爱，原来不是拥有；
体会深的情，付出莫问理由。
经历风与雨，始终挨着你走。
今天要告别，跟我好好挥手！

别为我哭泣，我已无愁。
无穷天地里，到处都是温柔。
理想须考验，痛苦不是诅咒。
二人结同心，千山也会低头。
几多笑与泪，回眸早已通透。
今天要告别，精神永远相守。

(本词已由台湾著名作曲家阿铿先生谱曲)

总 序

建国六十年，人间一甲子。中国走过了漫长的革命斗争的道路，如今正在开放，经济生活正在改善，国际地位正在上升，百年宏愿逐渐得成。中国文化则来迟一步，现在仍未得到全面复苏；她的通透的历史智慧与对生命意义的寻求尚未为国人所悉，大家仍然挤着登上由西方开出的全球化列车。但令人宽慰的是，中国文化复苏的条件已经出现：随着西方霸权没落，金融体系崩溃，人类在追求财富、追求享受的轨道上迷失之后，必然要对自己的历史作出深刻的反省。经过了几千年的文明，由石器时代到今天的科技社会，由争夺猎物到今天的争夺市场，由以物易物到今天的竞相消费，人类究竟要往何处去？在地球资源日益缺乏的今天，如何应付资本主义的高速运转？更严重的，为了产品的销售，必须鼓吹享受和拥有，成功以财富衡量。背后的推动力，就是人类无限的贪欲和自我。这样下去，就不只是经济危机，而是文化危机和人类生存的危机。

中国传统的智慧告诉我们：人该慎乎始。由知其始，即能料其终。但在现实的压力下，人往往不能远虑，只好先顾眼前，结果一定偿付更大的代价。人为什么这样无识？是人自身的局限还是人对自己没有办法？但人能创造出文明，显然就是要打破自身的局限和拿出办法来。而成与败，就看他的能力、他的眼光、他的勇气和他的创造了。

从历史观点看，一切文化皆有所成，亦有所缺；由其所缺，即可招致其败。所以一切文化都可视为一行程，亦有周期可说；其来也必有其始，其去也必有其终。巴比伦已经过去，当年建造南美洲绝顶祭坛的玛雅人和北非金字塔的埃及人，现在已经找不到他们的身影，只留下神秘的建筑在落日余晖中让人凭吊。文明已逝，人亦不存；存亦无意义，因为他已经不认识自己了。原来一个人的成长并非由其生理、种族、肤色、血缘界定，而是由其文化界定。民族亦然，一个民族能够不死，所谓“存亡国，继绝世”，靠的绝对是其文化的力量。

文化有不同的行程，亦即民族各有不同的目标与价值追求。希腊人要认识外在世界，希伯来人要回归上帝，印度人要追求解脱，中国人要成圣成贤，这就是各有所成。数千年后彼此相遇，若不能互相了解、互相尊重，反而以力相加，当然血战。这就是中国和东方民族近两百年来的命运，我们身上的伤痕最多。痛定思痛，我们决定向西方学习、移植西方技术和西方价值，但我们并不知道这一西方列车将要开往何处。当你乘上，你就身不由己了。

我们丢掉自己的文化，我们将由GDP、人均GDP、外汇储备等一连串的经济数据来界定自己。

我们能回头吗？我们能重拾自己的文化吗？我们可以再做中国人吗（文化意义上的）？这也就是说，中国讲修养、讲人格、讲道德、讲信诺、讲承担、讲性情的文化会再现于世吗？这是中国文明，但也是世界全人类所应当追求的文明呀，该有她的普遍性和终极性。可惜现代人只知生产、只知市场、只知拥有、只知消费、只知享受、只知自己的权利，其他价值就无所知。什么时候人类才能觉醒呢？也许要等到危机爆发、快乐的假象破灭了才会彻底反省。我不希望那一天到来，因为要是这样的话，人就太悲惨了，人也太愚痴了。我希望在金融海啸暴发后一周年的今天，大家应该有所警惕：有些悲剧不可以再发生。那么，亡羊补牢，改弦易辙，是不是时刻到了呢？给自己一个机会，虚心聆听东方哲人的话语，是不是需要呢？

我多年来所做的工作，就是作这样的反省；所写的书，都只不过是呼唤。如今刊行内地版，正期待有更广泛的响应。唯有知之深，才爱之切。历史必须重新创造，找到健康的源头。

2009年9月

霍韬晦序于香港量斋

自序

生命的秘密说之不尽，言之无穷，其中即包括死亡这一事实。孔子说：“未知生，焉知死？”倒过来也可以说：“未知死，焉知生？”因此近代西方兴起死亡学，不再忌讳死亡问题，尤其是在讲究权利与义务的现代社会，什么问题都要先认识清楚，以便处理自己的最后一关。但这是生命离开前自己的处理，虽然理智，却感受不到生命深处的呼声。人并非怕死，而是怕生命到了完结的时候，一片空白，与草木同腐，有什么意义呢？所以死亡问题，其实是生存问题的凸显。西方存在主义者如此重视死亡，是有道理的。在这一点上，与孔子相通：孔子由知生而知死，正是以其对生命的体验，彻入幽冥。历史上的许多伟大人物，同样不需先知死后世界的情状，亦可以直视死亡；最重要的是能深入其信念，至死不变，不但成就其人格，更重要的是他的生命得到超升，从而走出死亡。

本书名为《走出死亡》，原是由我八年前的讲稿组成。当

时汉语学界的死亡学尚未兴起，我的讲法是从生命人、从历史文化人。历史文化是生命成长的资源，但亦要有真能成长的生命，方知道历史文化中之理念并非妄言，而是真实。故我郑重选取中西历史上之典范人物，如苏格拉底、耶稣、孔子、佛陀、老庄、游方、禅门人物，乃至英雄豪杰，看他们如何走出死亡。最后探索葬礼的深层意义，以回归生命之性情。

本书初稿，极为粗糙，幸赖袁尚华诸君，悉心笔记，存抽屉中。我因事忙，一直未及修改。今见有关死亡学之专书，充塞市肆，但尚无如是之思。因不避固陋，自抽屉中取出，笔削一遍，以付梓人。读者如能从中获得启发，功不在我，前人之功而已。

霍韬晦序于量斋

辛巳年（2001年）春日

走出死亡

Contents 目录

001	自序
001	死亡——人类永恒的思索
	死亡的惶惑与孤独
	永恒的探索
	秘密在我们身上
	死亡的突发性与虚无性
	对死亡的忌讳
	宗教、哲学探讨死亡
	梁漱溟与方东美之死
	及时行乐的人生观
	服药求仙的虚妄

不死的意义

死亡的主体

深化对死亡之思考

028 苏格拉底受审与耶稣受难

死亡不只是认知问题

热爱青年，热爱雅典

浅陋民主制度下的悲剧英雄

希腊流行文化的激情与肤浅

为真理而死的精神与西方文化

神之子耶稣

历史的耶稣

基督教信仰的本质

为自己所爱的同胞而死

048 孔子自主与佛陀平静

生命的强度与深度

流离里的贞定

君子固穷的教学与孔子精神

目 录

003

颜渊之死

子路之死

对死亡的预感

春秋大义与历史信念

孔子的生命进境

对天命的体会

自主与超越

佛陀成道

提婆达多的叛逆

故国覆亡

最后之旅与最后之教

精进之义

佛陀的平静

082

道家游方

老子与庄子

死亡是回归自然

游方之外

人有“死地”

以物伤性

茫昧的人生

透视死亡的秘密

大化的宇宙论

104 挑战死亡的英雄

群众需要英雄

东西方之英雄

英雄的类型

英雄的气质

不以成败论英雄

挑战死亡的英雄

庄严的死亡

潇洒的死亡

128 葬礼的深层意义

为什么要有葬礼？

葬礼中的孝道

孔子的性情

厚葬的迷思

风 水

薄葬的现实

葬礼的深层意义

152 附录一 尽心知性,何问生死?

——儒家的现实承担

生命的最后一关

生存没有安全感

人可以不死吗?

生命的繁殖并非必然

现代人的压力:人变成非人

人的自由在哪里?

人的秘密

文化的继承与开创

重建信念,立根性情

可悲的现代人

精神不死

生命的自由

孔子的知命

孔子与隐者的对话

承担使命，超越生死

杨继盛的故事

197 附录二 我们为何而死

——死要有理由吗？

生与死的悖论

没有人可以逃避死亡

死亡的意义

佛教的精进

道家的化解

儒家的自主

存在主义的抉择

人为什么放弃生命？

死亡的虚无与破坏

人如何能克服对死亡的恐惧？

人为何而死？

死亡——人类永恒的思索

死亡的惶惑与孤独

死亡问题，是一个从古至今也没有被人终止过思考和探讨的问题，亦是人生最惶惑的问题。这种惶恐和困惑缘于没有一个人有过直接的死亡经验，人只能从他人死亡的经验中得到一些间接的经验，譬如亲友的死亡，特别是与你关系密切的亲人之死，如父母、兄弟姐妹、妻子儿女，或相交多年的好友。正因为关系密切，你才会对他们的死亡有很深刻的感受或者悲哀。圣奥古斯丁（St. Augustine, 354—430）曾描述过他亲睹一位朋友死亡之经验。在他的描述中，他与那位朋友几乎是一体的，是不可分割的，但不可分的竟然亦要分开，最亲、最接近的人竟要离去。当代存在主义哲学家海德格尔（M. Heidegger, 1889—1976）曾说过：生存中的某些体验，本质上是无法被传递的，如人的存在、人的死亡。人对生命本质的思考，如生命是什么？生命的秘密是什

么？人是什么？……就算对这些问题思考有所得，亦难以向他人言喻。这话不难理解，且不要说生命的本质，人某些深刻的感受也难以向别人表达。如对文学艺术的欣赏，各有契合，各有所得，各有所应，亦难以言传。

有时，我们会发觉语言的功能十分有限，所谓言不尽意：心中有丰富的意思，但口中苦无表达的言语，结果反而“无声胜有声”，有时言语反而把事情弄糟。天地之间最高之秘密，就是无言，可以说出来的就不是秘密。秘密之所以为秘密，就在于它不可言喻。死亡就是不可以言喻的，但人对不可言喻的东西却偏要谈论，如这篇文章，皆因我们是人。人有思考能力，人会推论，所以人知道自己终有一天会死去，如他人一样。动物便很难从观察其他同类之死亡而得到死亡的推想。一头猪看见同伴死去，不会意识到自己有一天也会死。但人类就不同了，明知是不可言喻的也要尝试去讲，这是因为人的思想超越其存在，亦唯有人才知自己会死。

海德格尔说人存在的本质不可被传递，但这话可能只说出了一半：海德格尔其实是希望说出人是一个孤独的存在。存在主义者认为，每一个人都是独立的个体，或独立的主体，世界上的人就是要为成就他作为一个独立的主体而挣扎。存在主义者十分注重对主体、客体间关系的思考，他们觉得人